

红

·

白

冯勉
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红·白

冯勉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·白 / 冯勉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
2015

ISBN 978-7-5399-7788-1

I. ①红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37447 号

书 名 红·白

著 者 冯 勉

责任编辑 孙金荣 汪 旭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9.875

字 数 200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788-1

定 价 34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楔子.....	001
头七.....	005
二七.....	028
三七.....	047
四七.....	064
五七.....	114
六七.....	230
七七.....	273

楔 子

六六为什么叫六六，坊间流传着很多说法，但没有一项能站得住脚。有人说他排行老六；有人说他是六月初六生人；还有人说是何老太为求一切顺利给取的名字。至于真相是什么，六六自己不说，别人也无从得知。在所有人眼里，六六是一个传奇，他如同非典一般惹人眼但又避之不及。

001

今年幼的六六不解的是，在何老太和自己的世界里再平凡不过的事情，为甚会引起那么多眼神的关注。这里面有好奇，有同情，有厌恶，但更多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敬畏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六六有了更多的名字。从田间地头到高楼大厦，从温婉的小姐到凶神恶煞的大汉，他的名字红极一时，可都离不开一个“六”字：“小六子”、“六哥”、“六叔”、“六爷”、“老六”。

关于名字的风波，存在这么一个有待考证的故事。

在某年市里举办的一次招商引资会上，六六作为商界精英代表出席了会议。会议接待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刚从大学毕业，听见别人总是“六六”、“六六”地叫唤，就猜想“六六”应该姓“刘”，但又不知道名甚。没辙，只能厚着脸皮问领班。领班斜着眼看了他半天，撇下了三个字“自己问”。小伙

子没这个胆量，只能硬着头皮，随便编了一个名字，写在了六六的席卡上。六六那天来得挺晚，当他四下打完招呼准备落座时，主持人已经开始暖场了，六六习惯性地向第一排唯一的空座走去，当他发现座位上的席卡写的是“刘同志”时，脸色顿时沉了下来，然后很不情愿地转身，往后排走去。眼瞅着领导就要入席，现场也响起了亲切的“步步高”，可六六还是没能找到自己的位置，最后只有回到原位坐下。他落座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找来水笔将席卡上的“刘同志”涂去，然后端端正正写上了两个大字“六六”。这一写不要紧，吓得周围三排座的宾客个个汗毛直竖。他们大都起身前来握手致意，其余的要么避之不及，要么聚在一块儿窃窃私语，之后还引起了一些小不快，当然这是后话。

人们对待六六的感情是矛盾的，这就像是久饿的人看到腐烂到一大半的生土豆，那是一种不吃会死，，吃了也不一定能活的纠结心情，这注定了六六在人群中永远是最扎眼的那一枚。

六六是有大名的，大名叫“何留”。

他本人对待这个名字的态度是暧昧的。“何留”在六六看来只是一个符号，就像挂在五线谱开头，那个弯弯绕的标志一样，只有画了它才能开口唱下面的戏。但在吴良人的眼里，“何留”这个符号却来得名不正言不顺，因为他是个孤儿。没人知道六六来自哪儿，生辰八字为何，亲生父母是谁，有无家族传染病，因为他在一个敏感的地方被人发现——墓园。

在西方人的观念里，墓地是通往天堂的入口，靠近墓地的房子卖得更贵。但在中国，墓地却是不祥的，而六六是在墓地里被发现，那自然也是不祥的。

根据他自身的回忆,辅以旁人添油加醋的描述,六六找人将何老太发现自己时的情景绘成了一幅画。画是油画,尺寸很大,乌泱泱挂了个满墙,乍一看去,像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。画很恢宏,不管从构图还是色彩。

天上卷着灰色的云,排山倒海往地面压去。云中刺出一道金光,直直地指向山头。山上的墓碑被刻意虚化,想必是为了避开六六心中的尴尬。一个身形窈窕的女人,怀抱一个初生的婴儿,迎风立在山顶。女人的脸很模糊,分不清年龄,身上的白纱随风飘荡。金光将两人笼罩,女人的白衣晕出好看的朦胧。虽说两人被画得很小,但依稀能辨认出婴儿在微笑,他躺在女人温柔的臂弯里,任由金色的霞光四下飞舞。婴儿的眼中满是坚定和莫名的成熟,乍一看去,很有圣母圣子的味道。

整幅画在孩子的那抹笑中透露出一阵诡异。

003

这幅画作完成后,六六特意找来若山和癞头品赏,这两人被画惊呆了,张着嘴半天不出声,不知是因为画的尺寸,还是别的什么。

六六对待这幅画的态度也是暧昧不清的。他喜欢将窗帘拉上,只留一盏射灯,让光线顺着画中金光的方向打在画上,然后独自一人坐在画前,一看就是整晚,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人们的臆想一直没有停止过。有人说那个艺校毕业的大学生在画完这幅画后,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;还有人说晚上能看见六六的楼里透出不祥的红光,一闪一闪的,像是风吹纸灯笼;更有甚者,说大学生得罪了六六,被六六活埋在公山后山。事情越传越邪乎,越传越吓人,以至于只要一听到有人提起六六,就感觉自己的后脊梁有凉风。后来有人看见大学生找六六拿酬金,就猜想着是“冤鬼索命”来了,这让人们更加惴惴不安。对于这

些,六六都懒得解释,反倒很享受人群里这种带有一定敬畏心理的揣摩。

当然,他也不怕那些个闲言闲语,按照六六的说法:“死人见多了还怕活人吗?”

头七

那天是个阴天,至少不下雨。

一九七六年秋的公山墓园,还远不如现在这般规整。祖国刚刚接受了动乱的洗礼,元气尚未恢复,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。很多在动乱中冤死的人,只能靠着亲戚朋友在公山上寻块空地,然后刨个坑鼓捣鼓捣埋了。那里大多数坟头都没有立碑,遇到讲究的,也顶多插上块又扁又长的石块,再拿些锅底灰涂上姓甚名谁,这样粗制滥造的墓碑是经不起雨雪考验的,一沾水就全成了花脸。因为常年少人祭拜,墓园完全没了模样,一眼望过去,地上山上尽是歪歪倒倒的石块,还有些墓被野猫子扒拉开,死人骨头撒了满地,俨然一座乱坟岗子的模样。唯一让它有“官方”身份的,只有何老太这么一个公墓管理员和竖在公山大门口的牌坊。牌坊的木质匾额上用红漆描了几个大字:吴良市向东方无产阶级革命公墓。

005

公山的南面是另一座山。两山之间夹着一条河,那是江水的支流。这条河很是奇怪,不管天干还是洪涝,河水总是保持着同样的深度。成年人踩到河底时,河面刚好淹过大腿根。河面不宽,而且清澈见底。在六六将自来水接进山前,母山的老少爷

他们都是靠着这条河过活，所以他们唤它作“祥河”。河水在两山之间的谷地上拐了半个弯，弯里的叫公山，弯外的叫母山。从地形上来看，公山稍显峻峭，母山更为平缓。两座山都不高，基本没什么海拔，但却乌泱泱占了不少地盘。南方暖湿气流常年取道两山之间的谷底进入吴良，更使那儿全年温暖如春，适宜人居住。公山南面的山坡地势稍陡且有何老太坐镇，流浪的爷们娘们只能选取缓如平地的母山北坡作为栖息之所。公山没有活人，竖着很多墓碑，母山上没有墓碑，住着很多活人。

“何老太不是省油的灯！”

母山上的流浪爷们和流浪娘们都是这么说的。

中国人向来不喜欢单打独斗，所以在落单的时候，多半是没什么安全感的，唯唯诺诺不知所措，可一旦有了归属，胆子就肥了起来，底气也不一样了。那些个落单的汉子和娘们，很多都是半路出家做了“盲流”，他们来自五湖四海，各行各业，其中有医生，有教师，有演员，也有当官的，多年的动乱让他们背井离乡，最终寻到母山这么一个世外桃源常驻下来。在经过一系列的外界动荡后，他们走的走，散的散，疯的疯，死的死，而那些留下来的人，便开始刨地盖屋，搭伙做饭，到后来竟慢慢成了些气候，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村落。

有时候人的神经绷得太紧，一旦松弛下来，多少会有些找不到方向。那些爷们娘们被经年的革命“浪潮”打回了“原形”，成了茹毛饮血的“野人”，这些“野人”聚在一起，每天除了捡拾垃圾，晒晒太阳，偷些废铜铁，剩下的只有野合。因为平日里没什么事情可做，而且完全不受道德约束，所以强奸的事情时有发生。刚开始还有人反抗，后来次数多了，娘们也都养成了习惯，居然能做到边被强奸边吃饭，顺带把碗给洗了。这种性交方式

是完全不采取避孕措施的，那么怀孕就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。产妇的命运各不相同，有难产死掉的，有将刚生下的孩子扔掉后继续被强奸的，还有的则会产生好好过日子的想法，在人堆中找一个不是特别讨厌，没什么脏病并且愿意和她组成家庭的男人，带着孩子悄悄离开。他们松松散散地过着日子，松松散散地生着孩子，松松散散地野合，再松松散散地死去。

但有两件事是不松散的。

一是偷吃食，二是咒骂何老太。

为什么偷？那是因为没吃的。

为什么骂？那是因为他们偷的是公山上死人的吃食，而那些是何老太的“财产”。

母山上也有吃的，那是绝对的山珍，但无奈僧多粥少，最后剩下那些老弱病残没的吃，就将气撒在公山的不公上。

在最初的日子里，爷们和娘们抱成了团，试图争夺公山和母山的稀缺“财产”。他们外表团结，但私底下却划分着母山的土地，挣扎着生活在一起。时间一长，自觉有了“家”，有了“地盘”，顺势就成了“地主”，于是对一些唾手可得的東西，便觉得理所应当属于自个儿，比如死人的吃食。渐渐地，这些“理所应当”占据了人们的心，他们对于所有进入“地盘”的外来个体，都会产生莫名的敌意。

所以何老太是他们的公敌。

“何老太是一个难搞的人！”

这个结论，更多受到她长相的影响。那时候大多数人的脸上只有一层皮，很少见到肉，而何老太不仅不瘦，相反她满脸横肉，这在那个全民缺乏油水的年代是标准的地主婆面相，是要被“打翻在地，再踩上一只脚”的。何老太个子不高，底盘低，走路

很是稳健，她时常穿一件灰黑色的套头衫，一条黑色的踩脚裤，脚蹬一双不知道什么颜色的球鞋，然后晃动着她那双干瘪的大奶子，精神抖擞地穿梭在墓碑之间。就算是在南方这种阴冷的冬天里，也顶多加一层袄子和一条棉裤。何老太无依无靠，脾气古怪，平日都是独来独往，从不和外人说话。人们不知道她是否结过婚，有没有孩子，不知道她打哪儿来将往哪儿去，也不知道她何时在这墓园中扎的根。在众人的嘴里，何老太就像是公山的土里拱将出来，靠吸食死人脑液过活的怪物。

年幼的六六经常去母山上玩，看着满脸红扑扑的娘们吐沫星子乱飞。

“你看公山上那个老妖婆，我们来这儿后就没见她下过山，不会是地鼠精变的吧！”

“怎么可能是地鼠精？看她满脸肥肉，怎么也是个癞蛤蟆精。反正是妖精。”

“亏得我们人多，不然母山的精气早就被那老妖婆吸光了！”

于是也有一阵子，六六的外号就叫做“小蛤蟆精”。

六六不太满意母山的小朋友给他取的外号，为此还特意找来面镜子，对着自己的脸照了一个下午。他发现自己的脸挺长，而且瘦，便觉得“地鼠精”更适合自己。

后来六六嘴边冒起了胡须，他更加确定自己的前生是只地鼠了。

转回吃食上来。

八月初的天，闷热得很，特别是在吴良这种地方。

不高的山丘环绕着大半个城，一面隔绝着北边江上吹来的凉风，一面留下南边的豁口，让南海的偏南暖湿气流肆意侵略。

那天是个阴天，至少不下雨，因为之前下过雨，很透的那种。

空气还是很粘人，山坡上被水流冲出了不少人骨。

中元节才过去没多久，很多人都来烧过纸，也理所应当留下了不少祭品。祭品的种类少之又少，无非是粗面馒头和红薯等等粗粮。细粮的馒头是不多见的，肉更是绝品。加上一整夜大雨的冲刷，馒头们都肿胀开来，再不收拾收拾就烂了。何老太找了个下午的光景，背着竹篓出发了。

何老太的捡拾技术是一流的。只见她点着小脚，轻盈地穿梭在乱石之中。每见到一处吃食，腰都不用弯，只将手里的钳子轻轻一探，便将馒头夹住，然后以手腕为轴，迅速一挑，馒头便从她肩头划过，准确落入身后的背篓中。

母山上的人看着眼红，却总也学不会这一手绝活。有男人用捡石头练腕力，却总被石头砸得鼻青脸肿。六六长大后做得一手好菜，翻锅掌勺不费吹灰之力，腕力甚是了得，回想起来也是受了何老太的真传。

009

何老太就这样背着竹篓，蹬起黑布鞋，手里提着长柄钳，在母山众人毒辣的眼神中，麻利地穿过一座座墓碑和青松组成的林子，搜寻着墓碑前的供品。她永远也不会知道，那天有一个东德家庭试图挖地道绕过柏林墙逃往西德，在墙的另一边寻找新生活。当然这和她无关。对于这个东德家庭来说，他们迎接的是新生活，而何老太迎接的却是新生命。

何老太搜了半个山，只寻得小半筐馒头，但也足够她吃上一阵子了。

何老太累了，在公山山顶寻摸着一块空地歇息下来。空地有一块碑，高高大大，四个角上有石墩，想必原先是有亭子保护着的，现在亭子垮了，碑也没了遮挡，就这么任凭风吹日晒，上面

的字也都被磨平了,只能见到后人新刻上的“到此一游”。虽说大煞风景,可细细想来,倒也颇富哲理。人生匆匆,纵有翻天覆地之本领,到头来不也是“到此一游”乎?也许这四个字比原先篆刻的碑文来得更洒脱些。

六六也喜欢在碑上刻“字”。说是“字”,却都是六六臆想出来的符号,因为他根本不识字。六六问过何老太碑的来历,何老太支支吾吾说不清楚,只知道是哪个皇帝留下的。皇帝登基时找人看了风水,说这儿是什么龙脉,就立了块碑记录此事,直等到皇帝老儿隔屁了就埋在这儿。六六追问是哪个皇帝老儿,何老太一天一个样,昨天说是乾隆,今天说是朱元璋,明天说是李世民。六六不知道这些名字,但断定他们不是凡人。至于皇帝老儿有没有埋在这儿,六六猜想肯定是没有的,因为公山早被“牛鬼蛇神”们给占满了,皇帝老儿没有位置。

何老太窝在石碑旁正打着盹,她突然听见了一阵猫叫。

那是六六的哭声,哭得像夜猫子发情。

何老太刚开始也没注意,但仔细想想觉得不对劲儿:大白天哪儿来发情的猫?于是后脊梁骨一阵发紧,直觉告诉她肯定是撞了邪,而且这个邪很“邪”,大白天都敢出来咋呼。

何老太麻利地从背篓里翻出黄纸,用长柄钳刺上,点燃了在空中画圈,口中还念念有词。一张不行就两张,两张不行就三张,十几道符下去了,空地上满是呛人的烟气。哭声没了,倒是转成了急迫的咳嗽声。何老太暗喜:“小样,呛不死你!”突然一阵洪亮的啼哭,把何老太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后来何老太回想起来,她形容那声音就像是电影院里的扬声喇叭错了电。

何老太被哭声包围着,那声音一浪高过一浪。慢慢地她听明白了,这是个娃儿在哭。她爬了起来,裤子上沾满了烂泥,像

是涂上了黄屎。何老太带着一屁股屎，四下找了找，终于在空地边的林子里，找到了六六。

何老太没见过这么丑的娃儿。鼻涕和口水混杂着泥土，裹了自己一头一脸，活脱脱一个泥人。娃儿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，嘴巴不是嘴巴，耳朵不是耳朵，俨然一个半成品。何老太皱了皱眉头，顺着身子往下看，孩子身上没穿衣服，只裹了一层襁褓，黄黄黑黑的不知道是什么颜色，但是何老太笑了，因为她看见了小鸡鸡。

是个男孩。

何老太将孩子抱回家，好好擦洗了一番。说是家，其实是个山洞，一进一出。里面被何老太布置得好歹像个样子。一条公家的电网从山脚穿过，何老太“理所应当”地在上边搭了根线，给家里安上了电灯。公家曾派人掐过电，何老太便脱光了上身，一路哭喊着走到吴良市电力局，在局长眼皮子底下大唱了一出戏。市里派出妇联的同志出面调解，无果；派出警察，无果；牵出狼狗，无果。最后局长拍板，找专人给她重新拉了一条线，质量更好的线。

011

从此何老太用上了小电炉。

何老太花了两个小时，用小电炉烧了满满一盆水，将六六整个淹了进去。她从墓地上扯来两条白幡，一遍遍擦拭着孩子的身体。最后白布黄了，水黑了，六六干净了，何老太也惊讶了，她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孩子。

眼睛是眼睛，鼻子是鼻子，嘴巴是嘴巴，耳朵是耳朵，什么都不多也什么都不少。娃儿眼睛乌溜溜的，鼻子挺挺的，嘴巴红红的，耳垂长长的，而且天庭饱满，呼吸有力，只是皮肤有些黑，但

黑得很协调。

“这断然不会是母山上的野种!”何老太这么想。

何老太之前有过五个孩子,都是打母山那儿扔来的。他们一个赛一个地丑,一个比一个让人厌恶。也许是命中注定,那五个孩子最终都死了,死得莫名其妙。此后,母山上也多出了五双哀怨的眼神。

六六是六六的小名,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也是六六的大名。这是何老太取的,意思是“第六个孩子”,也图一个“六六大顺”的吉祥。何老太没什么文化,不知道还有“大名”这么个玩意儿。这是真话,别人“何老太、何老太”地叫多了,何老太都忘了自己的大名叫什么了。

六六被何老太从泥里洗出来后,就被裹进了白幡,算是入了襁褓。一个多月后,一群人拖着鞭炮在公山的坟头间奔跑,点燃的鞭炮夹杂着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引来了何老太。何老太正背着年幼的六六在坟头捡拾供品,见到此景赶忙拦住这伙人:“干什么!干什么!你们干什么!”“不干什么,庆祝庆祝!”“庆祝什么?”“‘四人帮’倒台了!”何老太大吼一声:“关我屁事!别吵着孩子!”

六六要喝奶,这个何老太清楚,但是何老太没有奶。她不知从哪儿搞来一头奶牛,天天挤奶给六六喝,而且一喝就是好几年。这一点六六是着实佩服的,因为何老太总能变出些不太可能的东西来。

于是,那些年的公山脚下,会经常出现这样一幅画面:一个老太拿着长柄钳子在墓地里捡拾供品,一个半大的孩子牵着黑白相间的奶牛在后面跟着。孩子没什么伙伴,和牛打得火热。

诡异得很呐。

因为没什么吃食，只能喝奶。六六一喝就喝到了五岁。

五岁生日那天，奶牛不见了，六六平生第一次吃到了肉，于是他疯狂地爱上了吃肉。可没几天，六六就得了大病，快死的那种。他一阵一阵地抽搐，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，瞳孔一会儿大一会儿小。何老太急得不行，赶忙背着六六下山去了。可她并没有奔去医院，而是再一次去了电力局，目的很明确，要钱。

电力局早就易了主，新来的局长不知深浅，只能找来保安先围住再说。时间不等人，何老太越想越急，最后以一敌三，冲出重围，然后脱掉上衣，闯进局长办公室，扯开嗓子大呼冤枉。

局长此时正在开会应对，得知了何老太不是来上访而是来要钱，而且还是个“惯犯”，当即一拍桌子，大吼一声：“这还了得！”此时有人来报，说何老太上了窗台，威胁要跳楼。新局长赶到办公室，一看这架势，火气“噌”就上来了。

013

“你给我下来！”

何老太一愣，没想到会遇上对手，但也就一呼吸的功夫，她抹了一把脸，二话不说跳了下去。

这下局长傻了眼，愣了半天才想起这是二楼，而且下面有花坛，出不了事。可刚定下神，便又有人来报，说何老太不声不响直接上了楼顶，脸白得可怕。局长这下慌了神，吓得赶紧自掏腰包，送走了这尊混菩萨。

钱到手了，何老太抱起躺在电力局门卫室里的六六，风一样奔向医院。新局长叹了口气，找了辆车跟着何老太。何老太也不客气，上车后就一句话：“找市里最好的大夫！”

司机不敢造次，赶紧把祖孙俩拉去了人民医院。

人民医院的医生看不出什么端倪，老太太一急，又想撩衣